炎興下帙三十

起建炎三年六月十六日癸亥盡八月十六日癸亥下罪已詔

詔曰朕纂承大統二年於茲天監未回國勢滋削乃者季夏之月常陰示譴當燠而寒變不虛生實由菲德今朕慝陳過失明告庶邦爰自建炎之初大敵始去臣民勸進思戴舊恩便合糾率羣心力圖恢復直造京都號令四方而乃退避苟安遲回不決滋亂長寇以迄於今此則朕昧經邦之遠圖其失一也維揚

駐蹕忘援中夏不能指授將帥保固疆陲西自關陝
東踰兗鄆爰及唐鄧悉爲戰區加以斥堠不明備禦
無素敵師深入直抵淮甸倉卒之間匹馬南渡至使
衣冠陷沒井邑邱墟老稚啼號道骸枕藉此則朕躬
賊亂之大罟其失二也潰散軍兵避寇黎庶既無主
帥又乏資糧本以邀求漸成剽奪暴露風雨隱匿山
林寢終夕而靡遑日偷生而何樂想亦厭爲暴露思
作平人特以誠意未通彼此猜阻使我良家子弟被
不令之名報國兒郎懷自疑之計此則朕無綏人之
德其失三也既達餘杭羣帥在外逆苗傅等潛懷異
志乘我中虛擅殺樞臣稱兵魏闕逼脅上下顛倒乾
坤所賴在外大臣抗疏輸忠提兵入衛將帥協濟國
步再安社稷之危幾如壘卵此朕失馭臣之柄其失
四也朕之四失姑舉大綱至如直言之士銜憤未攄
死事之家遺孤未錄朝綱尚紊軍律不嚴兵無殺敵
之心士亡死節之誼京東兩路旱蝗相繼斗米萬錢
粟麥雖成反資賊廩加以軍期津發力役繁興遠邇
嗷嗷民不堪命疆宇之內悉是吾人怙亂阻兵更相
屠戮殺氣薰爲疾疫善良轉爲敵讎皆自朕不能撫
鄙軍民以至於此爲人父母慙德良多尚賴九廟神

靈遺澤未泯萬邦臣子懷舊一心宗社未夷歷數無
改今朕深自修省悔過責躬一食之閒惟二聖是念
一席之上惟四方是憂逆耳忠言欽而必受寬民艮
法信而必行放斥宮嬪減損服御捐不急之務罷冗
食之官積粟訓兵圖復舊業庶漸平於多壘獲迎奉
於兩宮惸惸此心未知攸濟惟爾股肱輔弼暨於在
庭同鄉朕躬罔自遐逸愛日圖治庶幾小康惟爾爪
牙將臣奮激忠男併力齊心捍禦邦家懋建勳名攘
卻寇敵惟爾監司郡守拊循疲瘵安集流亡合勢連
衡以銷外侮惟爾羣黎百姓念祖宗復育之恩懷父
母鄉邦之念各堅忠義同衛王家嗚呼天雖遠誠意
既孚則如影響之隨民雖遠人心既洽則如堂奧之
近爾有疾痛朕同其嘔呻爾有憂勞朕同其焦灼尚
慮有眾未悉朕志特頒詔書諄諭再三行在令尚書
省出榜朝堂在外令監司郡守行下告諭無有遠邇
咸知朕悔過之意庶幾上下協德中外一心銷弭災
異導迎善氣嘉與四海同臻綏靖顧不美歟

又詔令侍從臺諫條具闕失

御史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罪己之詔數下矣而天
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儻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

理也漢王吉有云俯仰屈信以利行進退趨止以實下吐故納新以斂藏專心積精以通神此言可以行也漢枚乘有云出輿入輦命曰蹶屐之幾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酤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此言可以戒也至是守復再及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視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蓋與前日未始異也其如二字改作以今日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漢制災異策免三公御史大夫蕭望之謂日月無光咎在臣等宣帝以爲意在丞相天變之來宰相

知譴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啟中興之業乎先是守爲殿中侍御史日常進修德之說前後凡三上疏曰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聖母后窮廬毳幕之居也享膳羞之奉則思二聖母后簞肉酪漿之味也服輕煖之衣則思二聖母后窮邊絶域之寒苦也握予奪之柄則思二聖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也享嬪御之適則思二聖母后誰爲之使令也對臣下之朝則思二聖母后誰爲之尊禮也要如舜之兢兢業業如湯之慄慄危懼如大禹之菲惡如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神天不爲之助順者萬萬無是

預任其責併論時相有勤王之功無王佐之畧論其才能辦一職而有餘論其器識幹萬幾爲不足算計見效曾不及於前日臣以謂不若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推服共願以爲相者親擢而並用之又上疏曰陛下以災異詢訪闕失獻言者不爲少矣願加奬諭或就加褒推一二以示畏天罪已之責上皆嘉納之

二十八日乙亥杜充淮南京東宣撫處置副使權知磁州蘇珪叛附於金人

初知滋州宗澤既勤王而去也以州事交與鈐轄李佩金人圍磁州有禁軍有民兵民兵甚衆禁軍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有書表司趙正隆者宗澤常以爲中軍將正隆與進謀遂殺侃及在州官以通判趙子節爲知州又同知蘇珪者素得軍民情亦不被殺金人圍城急對城築城壘坐守以困磁州城中皆知不可守於是楊再興等作亂殺子節而進等請珪爲知州珪曰有三事能從我則方可爲知州衆曰試言之珪曰我欲率軍民奪路歸京師見宗元帥如何時澤已死城中猶未知也衆曰不可又問吾與汝等力戰如何衆又曰不可珪曰盍開門乎衆有相從意皆不應珪乃與衆上城倒旗幟呼曰磁州開門投拜

金人以數隊至城下且折箭爲誓曰不殺人進等猶欲先入縱剽掠然後投拜乃曰可俟來日開門諸吏覺之促珪下弔橋弔橋已下諸軍乃散去由是開門官吏僧道迎金人以入翌日有米麪入城其價頓減數十倍磁州武安縣始下其縣城乃宣和間知縣陳耕所築用以拒張迪等羣寇者也

詔皇太后皇太子六宮赴江表

詔防秋令官吏家屬從便

詔曰朕膺九五之尊當百六之會內則紀綱墮壞未有振舉之方外則夷狄改作敵國侵陵未有禦攘之策頃者退保淮甸暫駐維揚而輔弼無先見之幾將帥失閒探之實乃禁愚民之遷避頗咈輿情憚於日下之小勞馴致大禍敵人奄至王室阽危皆朕德之不明致生靈之重困雖創懲而罔怠念哀痛以何追今者迫近防秋理當夙戒朕已命杜充提重兵爲淮南京東西宣撫處置副使力保諸路又於七月下旬恭請隆祐太后津遣皇太子六宮及宗室近屬迎奉神主前去江表百司庶府非與軍旅之事者併令從行朕與二三謀臣帷幄宿將士庶軍人戮力同心以備寇敵進援中原念社稷之與存言鋒鏑而敢避誓有一

死以保羣生爾民爾兵不無室家之累鄉邦之懷雖去危就安事不可忽一應官員百姓欲遣家屬南去者官司不得禁止仍令沿路州縣優與存卹無致失所見留官吏兵將義當體國不可輒離官守所有家屬亦聽從便所至去處聽逐路寺觀空閒房舍宿泊不得邀截攔阻咨爾卿士大夫軍民人等勿謂朕躬有罪而忘宗祖涵養之恩勿謂國步方艱而忘父兄忠義之訓永堅忠悃共濟丕圖

遣史曰維揚之役遭殺戮者不可以萬計上思而憫之時將防秋乃降是詔

遣史曰是時始措置防江之策十有六條令刑部鏤板起居郎張守疏其失有五且曰機事尙神密而鏤板頒行非也又上疏敵師近在東平防秋近有旬月而經畫措置未見端緒大臣在政事堂日困文書賓客之冗願令撥置常事思所以備禦朝夕講究以次施爲朝論是之

置御前五軍別置御營使司五軍統制

初以辛企宗爲御營使司統制陳思恭爲御營使司後軍統制張俊韓世忠不服乃改御營使司五軍爲御前五軍別置御營使司五軍統制以陳師古顏孝恭

等爲之

王瓌爲靳賽所敗

先是朝廷以靳賽爲淮東路總管屯於揚州已而復
詔朝廷先遣王瓌爲招撫使與賽遇於興化瓌軍不
整爲賽所乘大敗制書金鼓印文盡爲賽所得瓌僅
以身得免

朱勝非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張澂以資政殿學士知
洪州

詔曰朱勝非顏岐張澂路允迪當軸處中荷國重任
而不能身衞社稷式遏凶邪方逆臣亂常之日恣其
凌肆以紊機衡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孔子以爲焉用
彼相昔馮道歷仕數代嘗爲宰輔措身安寵以免於
時坐視廢君易主如同行路而歐陽修以爲有臣如
此愧斷臂之婦人朕方力致中興總覈名實雖藏垢
納汙務從寬貸而國之綱紀當辨忠邪今二凶就誅
典刑斯正勝非之徒盍議其罪勝非遂落職宮觀張
澂以資政殿學士知洪州先是張守爲御史中丞首
論朱勝非等不能思患預防致賊猖獗至是二賊已
伏誅乃正勝非等罪

窩哩嘔改作鄂撻懶改作達蘭閣目改作棟摩屯濱州粘罕改作尼堪

自揚州歸至東平差濟南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諸州郡

七月九日乙酉閻皐宮儀棄濰州閻皐歸於朝廷

金人侵犯（刪此字）京東其勢甚盛於是劉洪道及宮儀閻皐議棄濰州約宮儀攻張建寨閻皐攻秬米寨洪道攻青州皐率其眾欲往登州經由萊州之境張成知之遣人截路邀之皐大敗眾皆潰散皐以二十餘人至登州茶山奪王員外船過海歸於朝廷宮儀洪道率眾出東門過白浪河下寨安泊老小儀率眾復入濰州大肆剽掠然後出攻張建寨不克遂犯密州恐儀再入安邱遂盡焚安邱及沿路居民儀乃屯於密州南盤石河去州八十里洪道攻青州入之得偽知州向大猷幷獲大猷所出文榜大猷不知也存留大猷於軍州中

張成以萊州叛附於金人

成既敗閻皐之眾而金人漸入萊州境遂以萊州降金成起身軍卒據有萊州遣人詣行闕進天申節禮物金銀獎諭敕書

賜萊州張成進天申節禮物金銀獎諭敕書

朕惟東萊隔絕於兵久不爲郡乃以誕彌之日遣輸

貢篚之珍自非誠悃之確然安得馳奔而至此載觀
來奏嘉歎久之

潰軍郭仲威據淮陽軍

郭仲威初與李成皆在淄州仲威往淮陽軍時淮陽
與成皆離淄州成往宿泗州仲威屯於城下初許
軍無守將惟二將校自權知軍仲威之仲威之眾僅
與百姓通買賣既而遂圍其城而攻之仲威之眾僅
五六百而已乃取下邳八鄉之民雜於軍中凡攻四
月破其城大肆刼掠盡取其强壯充軍是時維揚楚
州金人皆已北歸仲威遂趨楚州

翟興攻敗王俊克汝州

王俊聚眾據汝州翟興欲親至城下招之使降既入
其境俊則塞井夷竈以困興興大怒既而至城下俊令
其黨矢石俱發興曰吾以好意來而王俊敢爾命將
士攻之指顧之間已有登城者俊引其眾遁歸繖蓋
山興按轡入城秋毫無犯百姓皆安堵休士三日復
率兵至繖蓋山分布將士出戰賊恃兵眾興躍馬馳
突而出曰賊識我乎翟總領也因彎弓射之賊皆遁
走

十八日甲午潰軍馬友與張用曹成李宏分軍

張用等屯於確山一帶度夏刈民麥而食皆盡虜掠無所得乃會議欲復往京東友請以本部兵沿淮巡綽且留此用知其有相離之意遂許之友乃以本部兵數萬去爲已軍甲午曹成李宏與用寇光州境內沿淮劉木寨爲久駐之計

二十一日丁酉張浚領劉錫趙哲王彥等兵往川陝初王彥在眞州養疾維揚之亂因渡江至浙西苗劉之亂以彥爲御營統制彥曰梟鴟逆子行卽誅鋤乃欲汚我耶卽稱疾辭免時隆祐皇太后稱制降旨不允彥因佯狂乞休致上復辟嘉彥忠義不撓差知洮州主管沿邊同安撫司公事未赴張浚以江浙荆湖川陝宣撫處置使奏爲前軍統制官太子少傅王綯請置使以分浚之權不許是日發建康

杜充除同知樞密院事

制曰折衝制千里之師莫大先聲之振文武作萬邦之憲允賴全德之良朕憂永懷人傑久去朝廷輟茲鎖鑰之嚴付以樞機之重具官某剛明不撓沉鷙有謀徇國亡家得烈丈夫之勇臨機料敵有古名將之風比守兩京備更百戰夷夏中外聞名而褫氣兵民趨死而一心與其統方面

而保國都孰若委腹心而還廊廟仲尼既用齊人
悉反於侵疆隨會來歸晉國永無於羣盜副於虛竚
時乃之休
賜杜充辭免不允詔惟今日之事在於審觀機會先
立規模度吾足以勝彼與吾足以守此者而已以卿
資兼知勇識洞古今茲予付爾以本兵之任此孟子
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者也豈朕私意哉奚乃
累章過爲遜避朕言不再勿復重陳
賜杜充第二辭免不允批答朕遭世多艱臨川望濟
求賢靡獲當饋興嗟以卿負天下之奇才明古今之

大畧兩京之績四海所聞茲擢預於折衝庶稍寬於
憂顧朕志定於召卿之始卿謀期於弼朕之成眾論
皆然屢辭奚益所請宜不允
杜充留守京城以絕糧遂赴行在既至除同知樞密院
事
二十六日壬寅隆祐皇太后迎養宗廟及省部百官赴
洪州諸路公事皆赴洪州與決
詔曰朕屬時多艱涉川未濟念邊陲之震擾慨國勢
之搶攘將兼總萬幾則軍旅之政在所先欲專意五
兵則邦家之事不可廢蓋文武一道固無任用之殊

而軍國異宜容簡經常之務必有救弊之策以爲戡
亂之方今則因時變通隨事參酌合三省樞密之任
總百官庶務之繁爰命邇臣俾行厥職若征伐財用
之大計與賞罰選任之至權悉屬行營具關朕聽既
獲親於戎律亦無廢於邦經庶振大威稍平多壘朕
已躬請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往江表其行在有司非
預軍旅之事悉俾從行仍命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
滕康權同知三省樞密院從衛前去應軍旅錢穀差
除等事咸總於行宮其常程有格法事務及四方刑
獄奏案吏部注授差遣整會功賞舉辟之類併隸洪

州三省樞密院播告中外咸使聞知
李邴滕康制曰。舊校云是制汪藻撰　朕眷留近甸規復中原
載惟南國之奧區宜處東朝之嚴衛乃令近弼恭扈
遐征既專留鑰之權仍總行臺之政具官某剛明而
沉邃敦實而裕和謀謨爲至治之基議論得大臣之
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聲委任雖艱所賴姚崇
之知變茲屬阽危之會尤須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
如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
之宮以日承於溫清分周公之陝其身任於安危稍
戢干戈卽還廊廟

賜李邴不允詔

朕方排難而解紛未暇宅中而圖大乃眷重江之阻實宜慈壺之居爰輟輔臣往司行省以卿負古人之學有當世之才比擢預於政機坐收還於威柄詳觀底蘊尤見典型茲權中外之宜實付安危之寄是爲經濟用釋顧憂

八月劉光世駐軍江州

初王德受韓世忠節制以追苗傅劉正彥也世忠喜德之勇鷙欲使歸其麾下乃使心腹健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於信州同謁郡將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不平之拔刀刺德不中德奪刀殺彥章就知州請械德詣闕聽旨送郴州編管次長沙詔趣德還適會劉光世克九江奏留德復統故部

潰軍劉文舜屯於舒州

劉文舜率眾犯舒州通判權知州事鄭嚴濠州人也遣人致書以禮待之文舜喜遂入城秋毫不擾嚴申朝廷朝廷命以官幷賜袍帶鞍馬文舜一行皆喜文舜用事人王德仁字德一亦授通直郎

王庶罷節制六路軍馬

王庶失延安府自陳待罪至是命下遂罷歸田里庶歸王似代領節制使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校勘記

滋亂長寇（應作滋長寇亂）　忘援中夏（忘一作志）　備禦無策（策誤作素）　想亦厭爲暴客（客誤作露）　逆黨苗傅等（脫黨字）　銜憤未攄（銜應作忠）　士亡死節之誼（亡應作忘）　奮激忠勇（勇誤作男）　俯仰屆信以利形（形誤作行）　俟其如今日維揚之變（脫俟字）　務從寬貸（貸應作宥）　窩里嗢（嗢誤作嘔）　屯於嶉山一帶度夏（嶉誤作確）　乃以本部兵數萬去爲七軍（七誤作己）　兵民矢死而一心（矢誤作趨）　而還之廊廟（脫之字）　杜充留守京城以絕糧遂赴行在既至除同知樞密院事（此係錯簡應在杜充除同知樞密院事一條之下另行不提格）　恭扈遐征（遐應作進）

炎興下帙三十一

起建炎三年八月二十日丙寅盡閏八月十四日

庚寅

二十日丙寅隆祐皇太后至洪州

閏八月一日丁丑朔呂頤浩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充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御營使參知政事王綯御營副使○舊校云費袞梁溪漫志云建炎初改門下侍郎中書侍郎爲參知政事而廢左右丞

賜呂頤浩辭免不允詔

敕頤浩省所奏劄子辭免恩命事朕惟有不世之略然後足以成不世之功有非常之才然後足以濟非常之務卿邁往之氣絶人之資澤加生民勳在王室茲已試之效也故去國未幾靡人不懷迺者申敕使輶趣朝行闕召見便座博詢嘉猷忠誠慷慨議論明辨茲用延登亞保之位復畀冢司之權卿不聞孟子之言乎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蓋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今日之勢非卿孰安卿其慨然爲朕力圖所以興復者哉卿自許而亦朕之所期卿者也區區區小廉以待常士而已豈足爲卿道哉所請宜不允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潰軍輔逵降於王瓌

輔逵擾於楚漣水之閒朝廷以王瓌爲淮南招撫使以討羣賊逵欲受瓌招安乃諭其眾曰當竭力取漣水南寨得寨則受招安眾皆諾遂攻南寨寨在清河之中流狹而長逵令斫木爲筏併力攻之拔其寨大肆剽掠然後詣瓌降

十四日庚寅宮儀及金人戰於密州軍敗李逵吳順以密州降於金人

宮儀經夏與金人相持屢經戰未有大勝敗七月儀

屯於盤石河在密州之南八十里分屯於常山王廟去城二十里金人於密州之北三十里時時遣人在城下招密州降李逵吳順曰今南有宮儀北有大金安敢投拜若能破宮儀即日投拜如不然或宮儀破大金軍亦降宮儀今孤城無援唯强是從金人主將特木也改作特默萬戶然其言遂不爲攻擊專謀破宮儀矣南門外雖坦途然兩邊皆山在二十里之閒有常山王廟儀以兵扼其路金人乃慮言宮太尉馬軍五不能當我之一然步軍差勝於我我之步軍十不能當儀之一儀聞之以爲然金人不時出兵轉城而南侵常山王廟儀兵禦之金人佯若不勝而退去以爲常凡月餘儀之軍皆以金人爲易與耳金人知儀眾皆懈至是馬步齊進馬軍則方在前戰馬軍少歇步人齊進而馬軍兩翼亦進儀兵不能當皆兩邊奔山高處金人以馬軍徑趨八十里直犯盤石河大寨儀猶不知眾皆崩潰儀及劉洪道奔九仙山金人進逼之儀及洪道以餘兵數千奔海州漸至楚州又爲郭仲威所敗乃迤邐至眞州儀兵已敗金人責李逵吳順如約逵順遂以密州降於金人後逵爲順所殺儀至眞州得旨轉兩官遙郡刺史其轉官遙郡制曰勝

敵而擒茲爲妙算聞功則賞豈限常規剏轉關以猝然決重圍於俄頃忽而不錄何以示公具官某贍略沈雄神鋒警捷獨出萬夫之上親更百戰之餘比緣彊虜改作敵之師徧蹂全齊之地過城輒下連壁方堅汝揚貔虎之威盡復金湯之固爰峻加於顯秩仍升刺於大州勉建奇功更圖茂渥洪道至朝廷言儀在京東時事儀自縊取首級送行在其將蔡清耿安皆檻送行在撥其軍隸王瓊洪道以向大猷同赴行在言大猷受金人僞命知青州其出榜文多指斥有反狀明白大猷伏罪遂斬之

胡寅上萬言書○舊校云按宋史建炎三年寅上疏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其疏見本傳並非此書若此書乃紹興二年五月後應詔所上者不在建炎時也

臣昨於閏八月一日觀詔書以敵人侵凌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意左顧荆鄂右趨吳會安危利害下問羣臣臣時駭然不意清問及此何者以陛下自錢塘未幸江甯也詔曰以援中原矣及至江甯以舊都之名符啟建之議改爲建康也有詔曰天人允屬興邦正讖於宏規矣繼而深懲維揚之禍立遣奉隆祐太后以六宮及百司不預軍旅者之南昌有詔曰朕與二三大臣帷幄宿將堅守不動誓言以死答羣生矣

前後三詔不出半年之間而立言措辭不同如此臣所以畏懼疑惑卒無以上對退而伏念至於旬時陛下以安危利害詢於在庭苟或慮之不精計之不審以害爲利以危爲安則其負誣神明迷誤社稷罪在不赦輒傾愚見不避誅死泛論建炎謀國之失而陳撥亂反正之計念時事之迫切仰德意之寬大冀功效之可圖忘觸犯之難恕惟陛下留神省察幸甚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臣今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知

不可不改也一昨陛下受淵聖皇帝之命出使河北二帝既遷則合糾率師徒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巡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眾口南巡淮海偷安歲月虜改作金人深入陝右遠破京西謾不治兵略無捍禦盜賊並作一切招撫無辜之民肝腦塗地故怨氣上觸日晷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糜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之上自謂中興虜改作敵騎乘虛直搗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閒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爲久圖百度頹弛

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遣逃軍民怨言如出一口存亡之決在於目前凡此節次十數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者也自古興亡固不足道且以中興而能存者道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越句踐漢光武唐肅宗皆中興賢君莫不能任賢使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刻厲期必有成者則又本於忿恥恨忮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肯已所以光復舊物名稱中興未有承衰微之後繼斷決之餘切切焉固陋以爲榮施施焉苟且以爲安而能長久而無禍也臣嘗計天下事今可謂多矣請得舉而論其要尤在於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佞諛去姦慝十事而已今政事未修也何以富國強兵邊陲未備也不聞長慮卻顧論軍旅則罷輭不勝其任論人才則混殺未得其眞盜賊跨州連縣而莫敢誰何賞罰昧於功罪而士氣先阻大農當務足食而軍無見糧名實當責成效而類多苟且左右使令豈無佞諛百官有司尚有姦慝天下之事所當留意不可忽者今皆悖理傷道如此而謂無以致天譴其可得乎皇天譴怒於上矣固當深思極慮而應之以實念十事之未當和氣

之未洽深自貶損以省厥咎至德也恭承祖廟以致中興至孝也此之不圖而姑務儉素之小節肆宥赦之小惠此豈承天之道也哉故曰陛下未得其道故也今陛下欲承天意以求治當先自此十事始十事既得其當自反而昭德塞違以明示四方使中外咸知陛下求端於天之意如此其切不徒於虛文則民悅於下矣民悅於下天悅於上變禍爲福又何難哉臣竊以當今之勢揆之將欲更此十事宜無甚難然恐陛下未得其要耳故臣願言之所謂修政事者何也臣謹按春秋魯成元年王師敗績於茅戎先儒未有說也臣謂王國之大宜無不服而茅戎小族至敢逆命王師傷敗故聖人疾而哀之以見四夷盛而删此改作中國衰矣至此極也今政事之大有甚於四夷改作敵國强盛而兵革不振者乎魯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說者以謂衛方有難同姓諸侯義當救恤魯爲衛戍深得救災之禮而公子買以君命出戍乃敢違命而不卒事使魯有闕若以法論之則是乏軍興矣豈不可罪今政事之大有甚於爵祿與人而人莫敢用命者乎外夷入寇改作金師深入長驅郊甸七八年矣兩宮遠狩九廟爲墟天子蒙塵越在草莽而

戎狄改作金人猶以爲未足也正欲飲馬長江投鞭中流以快其志中國惴惴焉奔命之不暇將何以逞中興之治果安在乎修政事之大有急於此乎故曰四夷改作敵國强盛而兵革不振也古之明王得操縱之術役使羣動凡狙詐勍敵皆爲我用其孰敢不力少不如意科罰隨之矣今朝廷欲濟一事唯恐人之不吾從也好爵以糜之甘言以誘之拜一大將如呼小兒刻印封侯亟於反掌初無傑士來應時須而辦吾事者不過迎合所求以取名位既得之則固以望望然有滿志矣尚肯自效邪及責其成功則曰非我也勢使

然也豈理也哉此無他綱紀敗壞而不振也是猶可忍也中興之治果安在乎修政事之大有急於此乎故曰爵祿使人而人不從命也抑又有甚焉者臣聞春秋以王命爲貴以所出者重也渙號一出四方萬里若風行草偃之速其可朝令夕改無一定之計乎朝廷出令則如反汗夫汗豈可反耶昨日所行今日已變今日之論明日復改凡百執事相顧睥睨無所適從以致敗事者職此之由也今年以來大政幾變矣內則立修政之司外則開都督之府今日講議而明日召還廟謀成算其果安在今既欲舉大事盡先

計策當安出設以爲疑則議之於早慮之於初成算已定而後施行不然既而悔之亦無及矣盍早圖之此尤修政事之大者也所謂備邊陲者何也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國無小大疆埸之事不可忽也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其又甚焉勇夫重閉況國乎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其初土不過同終大通於上國慎其四境故也謹按春秋書梁亡者其說曰梁自亡也梁伯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寇至則去之民懼而潰遂併於秦聖人傷之蓋哀梁伯之不虞而深譏邊鄙之無備也

又按春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蓋楚初無必取莒之意而莒不爲備以自取敗故楚人得而入之而國遂以亡此亦不備不虞之罪也故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預備不虞善之大者也恃其陋而不爲備故浹辰之閒楚克其三都豈不哀哉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之覆後車之戒靖康以還數經大故邊陲之事尚復何言而南渡之後未有遠略以爲後圖者甚可怪也長江千里襟帶形勝風波渺茫自古至險用武之圖可不先議藩籬以固吾圍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

而還左氏譏之以今天下蕩蕩數千里而敵人欲至
卽至若入無人之地此何理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
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楚國區區猶各守疆場
今外敵之來恬置而不問可乎今國步雖日蹙譬人
之身瘠甚矣而血氣未動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而復興有夏越王棲於會稽亦能以其國霸何者得
上策自治之道宜其能復興也夫豈無備而能復興
乎江左雖微尚跨有江淮之地自古未有欲守長江
而不保淮甸淮甸者國之唇江南者國之齒唇亡齒
寒其理明甚金人遁去改作三年矣邊備宜日有可恃
乃反不如前日淮甸數十州地方二千里孫權以來
恃以爲障塞者今不過置二三鎮撫使以處盜賊一
旦有急安知不併力助桀爲彼先驅形勢藩籬何所
賴焉壽春淮甸尤爲江左形勢要害之地昔李煜叛
命以周世宗英主猶屢困堅城之下曠日持久仁瞻
病篤僅能克之壽春既破而江左搖矣以是知淮南
爲江左根本明甚而況淮甸離散之民苟不經略其
地勞來安集則隨軍實而長寇讎禍至無日矣叔弓
圍費弗克平子怒而執費人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

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魯史記之言猶在耳況今天下之勢而可忽耶伏惟陛下念春秋梁亡之戒悲莒潰入鄆之事謹嚴邊備堅守淮甸扼其要害絶其窺覬然後一意從事於攻治磨厲以須用圖興復如行快馬奔平地宜無難者若牽於將帥之論惑於矛盾之說退避藏匿狼狽不振則陛下雖有求治之志亦無益矣臣所謂當修邊陲以承天意者此

也所謂治軍旅者何也臣聞治國之道莫先乎兵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故臣謂今日之事無先於治軍旅者而軍旅之事大要有三一曰選將二曰蒐練三曰教閱何謂選將先志有之安邊陲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又曰將不知兵以其卒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臣謹按春秋書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或者曰宋不能擇將舉三軍之衆付之不知兵之人故臨戰而屢敗且以爲其敗誠宜而無哀憫不忍之意獲宋華元者言見獲之易且言其當然也將者國之存

亡所係以漢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而高祖亦自知其不如韓信故舉大將之權一朝而拜之諸將不以爲嫌大臣不以爲過者足以勝其任也今王室危甚緊諸將是賴當得知兵慷慨之士付之重權庶能翼戴天子而加之以荼今也至有不知兵法不習戰鬬內不能與士卒同甘苦而得羣下之死志外不能讋服夷盜改作敵國而書尺寸之功平居恣睢以邀其上一旦有急首先奔潰豈不痛哉此臣所以願選將也何謂蒐練古者良將於軍政日夜整齊而振飾之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凡老弱游惰一切去之故皆健而能戰臣謹按春秋書大蒐者四雖各有譏刺其義不同然亦善其能留意軍政故詳書之抑以見不教民戰而棄之者甚可惜也在魯莊公八年春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是魯已出師矣而繼以甲午治軍意者雖平時不閑習軍政至是師出而後蒐簡亦猶愈於終不治兵者矣故謹書其日以詳備其事而又書秋師還以善之以見是師之出已成軍旅及其還也宜無喪亡之憂全師而歸爲可嘉也祖宗豢養將士藩屏王室亦無廢墜之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今朝廷微弱唯恃軍旅國內空虛養兵尚眾豈得已也

而偷惰冗食十常三四爲將帥者以動搖軍情爲畏
唯務姑息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比年以來殊未聞
軍旅之眾能立效以報上者無他可用之兵無幾而
疲輭者又不足以當敵人之鋒故常敗事爲今之計
宜無鄙紛紛之論而唯實效是圖兵不可用者悉蒐
去之猝有搶攘之變驅以赴敵何患不能齊致死也
此臣所以願蒐練也何謂教閱臣聞養兵以待一時
之用則當素有以作其敢爲之氣教之閱之以習熟
其見聞使其閒居無事軍中有投石超距之戲則緩
急可用也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

之卒敗晉師於邲今議者不然每論此則以煩擾爲
畏嗚呼賈而欲贏而惡鬻乎臣謹按春秋八月壬午
大閱閱者閱習軍馬教戰陣之事也去古既遠司馬
九伐之法四時振旅之事已不復見魯小國耳猶能
大閱未必有意復古亦能不廢軍旅之事矣故特書
時月與日而善之其他蒐狩未有書日者也今養兵
雖眾獨不聞暇時以教閱爲事者諸將守文不過春
秋二閱而已進退坐作旌旗鎧仗之事恬不習熟此
猶足恃以爲固耶而貴游近戚大臣權要拘占役使
動以百數軍政一壞緩急之際何可復理戰而不捷

彼之肉其足食乎此臣所以願教閱也三事者軍旅之急務臣故曰論軍旅則疲輭而不勝任者此也伏惟陛下覽華元之奔覆念蒐狩之唯謹知治兵之無忽思大閱之當法每選將則當如漢高祖之用韓信彼幾敗乃翁事之腐儒不知兵之武夫不能得士卒之歡心者皆勿用每蒐練則願以魏公子無忌救趙爲法彼老而不可用少而未可用鰥寡孤獨廢疾皆無所養者省去之每教閱則當以王翦治兵孫武試兵爲法彼失伍離次敗羣亂衆申令不肯從者必罰無赦三者既備則軍政已立若夫轉餉饋糧簿書錢穀之責則有司存可次第而舉臣所謂當治軍旅以承天意者此也恭惟陛下神武天錫聖學日躋有撥亂之略有駕馭之才有恭儉克已之誠有仁民愛物之義夙興夜寐力圖興復眞有意於爲治矣自星變後數求讜論至誠懇惻上格穹昊以臣不省謬罄所聞仰奉天聽故詳及外政之十事而又終之內政之二言嗚呼吉凶由人豈有常象在人君應之何如臣竊謂應天以實之事不過如此矣伏惟陛下俯聽勿堯之議深惟格正厥理以幸天下臣將見迎兩宮之回鑾奉六龍而息駕九廟又安百姓休息四夷稽首

諸番聽命效驗可必若夫桑生於朝雉登鼎耳變災爲福天其或者安知不在此時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幸甚若夫臣文詞鄙陋言議淺劣則又非陛下所以求直言之意是以輒肆其狂直少效區區愛君憂國之誠而不敢自疑干冒明威伏須罪誅臣無任云云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一終

屢經戰未有大勝敗經字衍

馬軍在前方戰誤作馬軍則方在前戰

歐一作卻軍誤作人　矧轉鬬以咄嗟咄嗟誤作猝然　乃揚貔虎之威乃誤作汝　更圖茂績績誤作渥　多有指斥誤作多指斥有　以陛下自錢塘來未幸江甯也脫來字　興邦正議於宏規矣議誤作識　立遣使奉隆祐太后脫后字　今復欲收人心而圖復欲誤作復　各稱中興各作名　大農當務足食大農一作農夫　以見四夷盛而周道衰矣矣字衍　是猶可忍也忍也一作忽耶　莒恃其陋而不爲備脫莒字　用武之圖可不先議

藩籬圖應作國　譬人之身痾則甚矣脫則字　深惟格王正厥事之理誤作深惟格正厥理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二

炎興下帙三十二

起建炎三年八月十四日庚寅盡十月二十三日

戊戌

李成遣人詣行在受招安未回復反

李成在泗州聲言願歸朝廷因曾封杜充老小於汴文字往招安成大喜待使人甚厚成欲遣人隨使人赴行在軍中皆恐懼不敢行有張琮者安肅軍人語言稍辯利略知書能譎小詞成之將佐會飲則置琮

於坐隅令譆詞助歡軍中號爲小張於是軍中將佐皆舉琮行成遂命琮琮亦願赴行在乃具受招安之狀隨使人至行在宰相呂頤浩引問琮琮具道成不敢負朝廷願招安之意頤浩喜授琮秉義郎令招成赴行在琮曰琮不願爲秉義郎俟琮再往李成軍中宣布聖上德意及具道廟堂威望招李成同赴行在琮元是安肅軍軍學學生願乞一文資恩澤頤浩尤喜乃授以承務郎且曰俟爾幹事回當遷官升加職名遂齎文字復往招成未至泗州成已復反琮遂歸琮以承務郎受温州監酒而去初成令泗州進士許道作謝表有曰恨非李廣之無雙願效顏回之不貳有旨爲文人婉順先發赴行在行至滁州白塔寺成回遂復反

京城副留守郭仲荀至行在

郭仲荀爲京城留守也人皆缺食糲米一升糶錢四五千雖有錢而無米有以米煮稀粥賣者置於高屋之上先約錢二百文許之上屋然後以稀粥湯少許與之不然則爲衆人所奪矣麻碎如三指闊賣錢二百文非强者不能買也至有人家做飯隣家窺其煙火測其將熟倒壁而入求少飲湯與老者潤咽喉而

彼亦數世鄰居之故義不可卻分數點而畀之人作過者愈多仲荀治事自凌刪此字旦抵暮無休息時斬殺每日不可計數乃自京師赴行在都人隨而行者數萬離京城三四日有物可買人始得穀食至是到程昌寓爲京城留守上官悟權京城副留守行在自此京師人來者遂絶矣

程昌寓初爲吏部郎官上在揚州會昌寓知蔡州有進士陳味道順昌人與昌寓在學舍同筆研有契是時順昌府郭允迪已投拜金人故遣味道詣蔡州說昌寓味道至蔡州以刺謁昌寓昌寓同州官見之味道敘拜禮昌寓因留早飲置酒五盃而昌寓使人物色得味道隨行唯一紙被內有檄文昌寓大驚卽招州官聚廳使擁味道至庭下以不忠責之味道祈哀昌寓曰昌寓與公雖有舊然事君之義固不當徇私以木驢釘之卽日凌遲於市至是除京城留守金人舉兵由淮東淮西兩路入寇改作來侵金人舉兵江淮兩浙民皆驚恐無人以卻敵保境之策爲獻者先是起居舍人胡寅字明仲上萬言書論天下事切中時病宰相呂頤浩不喜而罷之故天下之士皆箝其口矣

車駕幸平江府

杜充留守建康

上幸平江府以杜充爲建康行宮留守留中書省印付充令王璽韓世忠等兵皆聽節制

邵青受招安爲沿江措置使司水軍統制

初邵青以舟船擾於楚泗之閒又有丁立者同爲首領是時洪澤羅成亦以舟船擾於楚州漣水之閒爲邵青丁立所併青立後受江東制置司招安以立爲統制青爲統領杜充防守建康也以青爲沿江措置司水軍統制

車駕復幸杭州

周望爲荆湖江浙宣撫使守平江府

周望以簽書樞密爲荆湖江浙宣撫使陳思恭巨師古曾班張守忠兵皆聽節制

二十四日庚午李成據滁州

金人初有舉兵之報知滁州向子伋棄州治入琅邪山寨猶慮勢力單寡不能保守問李成屯在泗州乃移書招成共守山寨成方未有所向得書欣然鼓行盡虜泗州强壯由來安縣趨滁州或謂子伋曰李成包藏深險不可測豈可放入寨中子伋亦悟遂不納

成成怒曰汝移書招我遠來置不見納且糗糧不具是貳也貳必有謀乃令諸軍措置攻寨遂率兵入滌州

兀朮改作烏珠請於黏罕改作尼堪入寇改作兵侵江上黏罕改作尼堪等歸

節要曰黏罕改作尼堪自東平歸至雲中窩里嗢改作勒歡闍母改作棟摩自濱州北歸燕山留撻懶改作達蘭守山東後撻懶改作達蘭移屯濰州試舉人於蔚州遼人應詞賦兩河人應經義張孝純充主文忻州進士孫九鼎爲魁黏罕改作尼堪禁隱藏被虜亡者犯人罪死樞密院河閒府爲河北東路眞定府爲河北西路平陽府爲河東南路太原府爲河東北路去中山慶源信德河中府名復舊州名去慶祖慶成軍名復舊縣名改安肅軍爲徐州以境有徐河廣信軍爲遂州以昔乃遂城威勝軍爲沁州沁水之源亦舊名也順安軍爲永甯軍爲甯州北平軍爲永平縣樂壽縣爲壽州肅甯城爲肅甯縣爲刪此字元帥府刪此三字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法者死劉陶知代州執一軍人於市驗之頂髮稍長大小且不如式斬之後賊將韓常知慶源耿守忠知解梁見小民有依舊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生靈無辜被害不可

勝紀時復布帛大貴細民無力易之坐困於家無敢出焉（刪劉陶至此八十五字）領燕京樞密院事劉彥宗以病死併樞密院於雲中除雲中留守韓企先爲相同時立愛主之黏罕（改作尼堪）以彥宗之故命其子芳簽書院事黏罕（改作尼堪）以通事高慶裔知雲中府兼兩京留守西路兵馬都部署兀朮（改作烏珠）請於黏罕（改作尼堪）及窩里嗢（改作鄂勒歡）乞提兵寇江上從之以女眞萬戶聶耳（改作聶呼）銀朮（改作尼楚赫）拔束（改作博索）渤海萬戶大撻不也（改作托卜嘉）漢軍萬戶王伯隆及大起燕雲河朔民兵付之

兀朮（改作烏珠）率衆寇（改作入）江南

節要曰靖康之初金人初寇（改作薄）京城時在內則城高池深兵食兼足在外則諸路勤王之師霧合雲集四方忠義士雖素不預軍籍亦皆橫身扼腕自備器甲效命登先圖報國家二百年之德澤者朝廷以天下之勢當一烏合深入之寇（改作敵）亦未足爲慮也復苟紓目前之急不顧日後之患許割地以議和賊（改作敵）既（得志）去官軍隨之北行若用种師道夾河三戰之策則賊（改作敵）衆無噍類矣時以親王宰臣在賊（改作敵）中使命絡繹道路約束諸軍不得少有（刪此字）犯賊（刪此字）至內邱有數騎輒犯官軍已斃數人官軍束手不

敢擅動內有一卒不勝其憤輒擊殺一賊（改作人）適會使命在軍目覩其事馬忠恐使命回告朝廷遂斬其卒以徇且傅首於賊（改作敵）自後賊（改作敵）時以數騎張弓注矢戲犯官軍避之賊（改作敵）以爲笑以至於賊（改作敵）馬尾相繼隨以出塞無敢誰何者由此勤王之師莫不解體故彼賊（刪此二字）不踰半年復敢入寇（改作長驅而）至百雉戒嚴而天下勤王之師無向戰之心者失於和之一策也至京城之陷也若御駕親征率軍民整陣而出亦足以當賊（改作敵）突圍而出亦足以脫賊（改作禍）矣何哉軍民雖非願戰然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故韓信背水以破趙田單鑿城以擊燕是也設若不能出城但收兵屯於舊城一如守村寨然後遣使卑辭厚幣許割地以退兵且曰舍此則有死戰而無生降之理兼外城初失我軍必有縋城得脫者但有一二人得脫則四方勤王之師定相傳播無不知京城已陷御駕已出或御駕退保舊城如是則勤王之師孰不奮身赴難爭先救主也彼賊（刪此字）雖有破城之勢然內有決死之敵（改作戰）外有必救之兵內外受敵苟不釋去則與我和此自然之理也或曰城既破矣豈能整陣而戰突圍而出及退守舊城

耶臣曰不然蓋京城與邊城之異也邊城郡邑其內守城之軍不若攻城之賊（敵改作）之盛也所恃以爲命者惟城池而已城池既失眾寡不敵不爲賊二字降則爲賊（此改作破）害矣而京城侍衛之兵守陴之士不下十萬而黏罕（改作尼堪）窩里孛（改作里雅布）兩路之兵共無六萬至如城破其勢非不足以拒敵也何必淵聖速出見賊（改作敵）也譬若御駕親征遇賊（改作敵）於路則亦無城池可依便當棄六軍以單騎入賊（改作敵）陣願議和耶而城陷三日之間淵聖已幸賊（改作敵）營不惟城爲賊（改作敵）陷又且自無其朝廷也由是在內軍民在外勤王之師已成失國之人矣孰有禦敵之心哉此失於和之策二也至建炎三年春黏罕（改作尼堪）之犯襲揚州也時御營之師必有十萬而黏罕（改作尼堪）止有五六千騎自建炎二年秋九月離雲中下太行渡黎陽攻澶濮山東諸州郡以至犯（此删字）揚州可見疲勞之甚矣此強弩之末不足畏也兼是時河北州郡尚有未陷者山東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糧道未集寇盜蠭起而不顧後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見無知之甚也（改作又有可乘之勢也）時若我師乘其遠來新至行列未定而擊之可也或則深池堅壁拒而勿戰以

挫其銳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奇邀其出掠者彼萬里孤軍後無委積忌於相持利於速戰不惟糧道不繼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賊改作敵遁必矣俟其既遁襲而擊之舍而縱之皆可也而乃望風之際車駕渡江六師自潰爲賊改作敵乘之席卷而去此失於退之一也至是兀朮改作烏珠之寇改作人江南也朝廷豈不知虜改作敵所利者騎也我所利者舟師與步兵也江淮之地騎得以爲利乎此皆騎之危地也舟師步兵之利地兀朮改作烏珠有知豈肯置身於此耶時若御駕親征諸路進討兀朮改作烏珠之頭必獻於闕下矣而復望風之際車駕泛海朝廷自散爲賊改作敵乘之得志而去此失於退之二也凡此四者非虜改作敵之善乃我靖康之兩和建炎之兩退自所致也觀眞廟之時值契丹蕭后入寇澶淵若眞廟不戰而和不戰而走則景德之役已有今日之事矣

靳賽降於劉光世

靳賽猖獗於淮東也上命劉光世討之光世先遣使臣許彥正齎檄招安賽既聞之與其徒以禮迎彥正願受招安遂引兵詣光世光世就令賽統其所部軍人人皆喜

權邦彥敘復寶文閣直學士知江州

初權邦彥守東平府金人犯境邦彥棄其家出奔降授朝散大夫至是敘復寶文閣直學士知江州制曰遇敵而致潰陵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令尹爲忠我有藩臣嘗隳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符竹之分某頃典大州適當強虜改作敵既盡逾年之抗遂遭全室之留雖徐庶思親何勝方寸之亂而眞卿委郡不廢朝廷之歸在國法以靡容於人情而可憫付兵民之重寄專江漢之上游式遄其行盡復爾職無愴家庭之禍當思王室之忠

詔親征

上初欲幸明州用呂頤浩計復還杭州乃下詔親征百司有到曹娥江者有到錢清堰者御史中丞趙鼎力諫以爲衆寡不敵不可以戰不若爲避狄改作敵之計會有邊報至遂復召百司回越州市井閒不時虛驚有云番改作金人已到者腰棚瓦市至有奪路而出被踐踏而死者

韓世忠駐軍於鎮江府

命韓世忠駐軍於鎮江府備江也

范宗尹參知政事

范宗尹靖康中爲諫議大夫金人犯闕改作攻沐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關以獻議者短之京城陷宗尹衣破壞衲衣如貧窮人奔藏於閭巷閒二帝北狩宗尹至單州詣元帥府迎請建炎初臣僚言其專主和議罷之至是復召爲諫議大夫除參知政事

是月閻勍奉宗廟神御以舟船由蔡河而下至濠州不得入城而去

閻勍奉西京會聖宮神御至濠州孫逸閉門不納勍曰我主管步軍司閻勍王州知州孫逸閉門不納勍曰我主管步軍司閻勍王臣也逸曰太尉雖王臣而逸不識太尉面目今太尉率眾而來逸爲濠州軍民老小計則不敢開門勍曰勍奉宗廟神御經由城下足下爲朝廷守臣宜率州縣官出郊以拜也逸曰今日之事軍旅之事也太尉若實奉宗廟神御經由城下逸謹當權撤戒服具朝裳率州縣官從城下望拜之於是望拜於四望樓勍不能奪遂引去

十月十五日庚寅李成陷滁州琅邪山寨殺管內安撫向子伋及州縣官

先是朝廷以敵國侵陵許州縣居民自爲保守知滁州向子伋修子城治樓櫓欲爲守禦或謂子城周匝無三里許且西南接幽谷諸山下瞰城中又龍興寺

與端命殿基去城纔數十步若於此立礮可拋至城
中心子伋不從於龍興寺下堰斷河水使壅遏環遶
城下河乃山澗連日水猝暴漲堰不可築築或爲水
所損者屢矣子伋堅欲作堰令三縣民戶輸財雇匠
疊石穿孔貫以鐵汁謂牢不可破而秋雨連日水暴
漲堰壞子伋知堰不可成乃以琅邪山寨疊石爲郛
上施女牆以開化禪寺爲州治用土豪張仲寶爲將
仲寶字子賢有膂力時人謂之小張飛子伋勒令近
城二十里內居民悉般老小入山寨時五營軍兵二
十餘人及府庫案牘悉在寨中李成怒子伋閉門拒

已也遂令諸軍攻擊晝夜不息子伋作書遣僧官智
修與成通好請犒軍而退成不從攻之益急寨中唯
有澗水細漏不多不足以供數萬人之食人皆食炒
米往往乾渴而成病軍兵與强壯之民多縋城遁去
鴉嘴山高而又逼城賊乃鑿掘鴉嘴山及運柴薪塡
疊其坳陷處倏忽與城平賊遂登城大肆殺掠溝澗
流血子伋被執送成所成命取州縣官作一處拘之
乃拘於州倉之側仲寶率數十人自後山出奔爲伏
路者所執成留以爲將盡取强壯入隊根刷公吏用
爲統制將吏又十餘日賊邏卒獲山寨中子伋遣出

齎蠟書告急者成怒殺子伋州縣諸官
遺史曰成在滁州軍容甚整肅官員秀才許陳利害
者雖一句可採必誦之於心而不忘每發一言必中
理或問成天下何時可定成吟哦而言曰憑君莫問
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問者心伏而退嗚呼怪哉
郭仲威降於周望
郭仲威既破淮陽軍即渡楚州漸由高郵至瓜洲欲
渡鎮江聞杜充治兵建康仲威嘗受充借官故懼之
乃由泰州入通州渡江至常熟縣時周望以宣撫使
在平江遣人招之遂率衆入平江詣降有衆萬人望
以爲統制時號爲郭大刀
二十二日丁酉王彦駐軍興元府
二十三日戊戌金人陷壽春府
金人陷壽春府兀朮改作烏珠以大兵進趨江上留周太
師以兵戍壽春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二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二校勘記

求少湯飲與老者潤咽喉湯飲誤作飲湯　爲建康行營留守

留尚書省印付充營誤作宮　尚誤作中　及削髮不如式者式誤作法

去慶陽慶成軍名陽誤作祖　效命先佥誤作登先　官軍避之賊以爲笑脫官軍二字

以至與賊馬尾相繼隨之出塞與誤作於之誤作以　田單鑿地以擊燕地誤作城　所自致也所自誤作自所

張浚之駕幸興元疏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三

炎興下帙三十三

起建炎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戊戌盡十一月乙巳

朔

張浚至興元府奏乞車駕巡幸興元府

奏曰竊見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臣頃侍帷幄親聞

玉音謂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臣所以不憚萬里捐軀

自效庶幾奉承聖意之萬一謹於興元理財積粟以

待巡幸願陛下鑾輿早爲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

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

大勢斯可定矣

十月二十三日浚抵興元命幕客王以甯作文代祭諸葛孔明曰某以菲才誤膺聖訓出將使指頓轡漢中旁觀定軍之山平生師仰之地適有行役祇謁未遑謹遣屬官致祭於祠下恭惟我公學貫天人識該今古沈機妙思典刑制作之間闕蓋嘗玩孟德於掌中棲仲謀於江上大勳未集賓天而仙俊魄英魂歸侍帝所青山白雲覆此靈骨至於今千五百年樵丁牧子咸再拜於阡隴牛羊踐履不敢入於瞳眭嗚呼豈惟神物護持蓋子思子之言曰惟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以之參天地育萬物終乎其天其淵無聲無臭者矣某惟我公之道德殆所謂無間然者矣某也後學安能識公目披舊史耳剽前聞服膺門二十年於此矣今皇帝遭時孔艱訪於落止將卽梁洋之地漸爲恢復之圖某雖異懦不武而憤敵憑陵忘身殉國不暇量力慨然請行是以在此載惟我公負王佐之才抱王佐之學時命不與齎志空山今也不然雖鼠竊狗偷肆行於海寓而姦雄大猾不敢發於山林其故何哉宋德在人浹肌膚而淪骨髓皇天眷命支百世而卜萬年此某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嗚呼某

爲何人言敢及此亦不可謂無其志也若夫教誨之誘掖之左右輔相之某將齎栗有祈於師門公雖在天諒聞我言知有斯時亦復憮然惠以尺寸翼我墜顛庶無罪疾涉於天淵某不敢慢奉以周旋尚饗

二十五日庚子金人陷黃州知軍州事趙令崧死之先是張用在光州境內沿淮劄木寨上下占百餘里盡收禾稼入木寨中蓄積甚豐無退去之期光州患之至是金人欲取黃州渡江以精騎五百直衝其寨用之衆數十萬悉奔散金人遂焚積聚徑趨黃州一夕而至又一日光州始知之金人焚不盡者光州般入城知黃州軍州事趙令崧三月閒丁母憂解官居建昌軍七月起復再知黃州八月到官先是權州蔡通判奏乞移治武昌令崧到州之三日奏下從所乞乃移治官吏軍民在武昌縣十月戊戌金人以辰刻犯至改作黃州射木笥鏃頭箭入城守衞排軍晏興拾箭遺習水兵潘明浮江過武昌報令崧視箭而驚曰虜改作金兵也夜半以官兵渡江入黃州連夜上城爲守禦之備金人縱兵攻城庚子城陷令崧在城之西壁被執行至城東地名土門子金人就坐說誘降令崧極口罵金人敲殺之軍民被殺者不計數癸卯金

人渡江盡絕甲辰晏興同劉祥於竹林下尋見令崴
屍載過武昌還其家收殮之權葬在武昌縣吉祥寺
遺史曰先是靖康京城圍閉趙令裨爲鄂州通判部
官兵在武昌縣把隘京城失守閻僅以潰兵南奔犯
黃州縱其下搔擾既退去令裨即渡江存撫黃州軍
民訖復回鄂州黃人德之三月令裨以朝散大夫直
龍圖閣改名令崴來知黃州五月詔修築城壁令崴
奉詔修城十二月方畢工會張遇寇黃州令崴諭令
退去不從遇請令崴出城相見令崴往見之遇令取
酒一盃飲令崴顧諸賊色有異必知酒中有毒令崴
執盞謂遇曰令崴知酒中有毒今爲公飲之而死然
所願諸公不殺害城中軍民言訖一飲而盡遇大驚
曰酒誠有毒方欲第二盞進也姑以此一盞試公耳
乃取毒酒潑於地地裂而有聲由是遇與羣賊皆重
令崴之器識令崴以二寵妾贈遇使退去遇攜二妾
去至團峰而回自後丁進九朶花孔彥舟羣寇犯境
令崴皆禦退之
七澤孫偉奇甫劄子伏見十月二十五日金人陷黃
州知州趙令崴執在軍中累日欲命以僞官畧之北
去令崴極口詆罵卒至遇害鯁烈之氣至死不屈行

道之人皆言之或者欲蓋從賊渡江之愆乃云令崧
城降又謂已汙僞命然而賊南去之初有過黃州城
見令崧遺骸委於道左又有同時在軍中得出者能
言令崧遇害時事皦如白日著不可誣但以令崧初
乞移治武昌而武昌乃鄂之屬縣邑鄂隸湖北黃隸
淮西朝旨既下令崧未嘗關白兩路監司此乃令崧
不習爲吏之過過亦小矣謂令崧棄城納款非也令
崧既被旨徙帑藏過武昌未訖事聞聞寇至復提武
昌兵丁北渡黃州迎敵不忠義者能之乎兼令崧靖
康初通判鄂州邸吏報僞楚遣使肆赦守將欲遁去

令崧遂盟僚佐俟其至卽殺使者焚其書閉關自守
激揚之氣坐客股栗鄂人悉知之嘗聞熙甯中邕州
守將蘇緘罵賊遇害神宗皇帝贈以節度使廟食其
州嶺南父老至今能道其事自頃國家多難以來如
令崧之死節者無幾人今令崧盡室皆亡雖推恩無
人可授若用蘇緘故事實爲無窮之勸矣又伏見金
人渡武昌入洪州江西郡縣聞風畏怖往往遂失臣
節獨分甯知縣陳敏識與士民以死相誓斬其傳檄
之人併力拒守至今不下十二月閒土豪羅氏觀望
旁近事勢聚羣不逞欲殺敏識以附賊二字改作應敏識

摘發其姦悉擒首惡而誅之精誠勁挺與秋霜爭嚴
張巡之儔也往年安陸令陳規公安令程千秋皆以
禦寇論功擢領方面敏識之功實又倍之今洪州未
有守臣謂宜使知洪州
乞建廟禮部狀准詔熙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赦尚書
省送到降授特進樞密使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魏國
公張浚劄子奏臣據黃州狀申據本州士庶父老湯
政等狀伏見建炎元年逆賊閻僅侵犯黃州當時通
判鄂州趙令嵓將帶官兵在武昌縣把隘閻僅繞退
即時過江收復黃州卻回鄂州任所於當年三月內

以朝散大夫直龍圖閣知黃州到任當年五月內修
城至十二月了畢至建炎二年正月初十日孔彥舟
侵犯本州攻打城壁凡六晝夜保守堅固賊勢沮退
繼而趙龍圖會合五州都巡蔣宣贊前來解圍殺散
而去並前後累次盜賊丁一箭九朵花李仲張遇桂
仲等侵犯本州城壁并皆守禦保全至建炎三年三
月內趙龍圖丁母憂解官往建昌縣住至當年七月
內起復仍知黃州八月初十日再還到任當月十三
日係趙龍圖丁母憂去後權州蔡通判起奏朝廷乞
移治武昌縣是日奏下依所乞至當月十八日趙龍

圖將帶本州官吏軍民渡江往武昌縣至十月二十
三日辰時虜改作金人犯城城箭射入城內守衛排軍晏
興拾得虜改作敵箭遣習水兵士潘明將箭浮江過武
昌縣報復趙龍圖於當夜二更將帶官兵自武昌縣
渡江回來黃州連夜上城擺布守禦於當月二十五
日巳時番賊改作金兵攻破州城就西邊城上捉龍圖去
城東地名土門子就坐趙龍圖一向高聲叱罵云番
賊你甚物類如何敢犯大宋州郡殺害生靈眞是畜
生禽獸連聲叫罵我刪二云番至此二十字誓死不屈其番賊將
酒與飲揮盞擲打云我不飲番賊畜牲之酒褫去涼
衫欲換戰袍又罵云我不着番賊畜牲之衣番賊稱
將與你好官又罵云我不受番賊畜牲僞命勒令下
拜又罵云我有兩膝只拜我祖宗當時見其難屈毆
罵不已番賊刪其番至此大改作因怒用鐵鞭打趙龍
圖面額一下正當左額并連眼頰刪一下至此十字血流被
面趙龍圖罵聲愈高即令驅出向東竹林邊腦後敲
殺至死罵聲不絕同時遇害官員都監王逵打死在
倉巷口判官吳源從事闕打殺在東門外上三縣巡
檢劉綽闕從義亦打殺在東門城上并殺武昌吳縣
尉朱巡檢並打殺使院人吏傅拱姜邵李實王仲李

堅衙前母宰張慤等並一行兵使守城百姓打殺者不計數㠯至二十八日番改作金人過江盡絕二十九日排軍晏興同劉祥於竹林下尋見趙龍圖尸二人舁到江邊用小船載尸過武昌地名磨口分付與龍圖宅眷買棺木收殮令晏興等埋在武昌界內吉祥寺至紹興五年呂誼周伸等具狀經州乞賜保明申奏朝廷云今來所陳趙龍圖守城死節並是指實本州士庶兵吏等情願乞就趙龍圖死節之地建立廟宇歲時祭祀永爲歸向可備申特賜旌表趙龍圖廟額施行本州契勘往年朝散大夫直龍圖閣趙令崡知黃州時守城死節皦如白日明不可誣詢之同時被虜之人後得脫出尚存者能言其詳蓋其方當被旨移治南岸纔聞虜改作敵騎即時奮勵一夜渡江入城禦敵以嬰其鋒及城陷被執極口詆罵至殺而不屈其節鯁烈之氣凜然如在可敬而仰黃人思之願立廟宇尸而祝之出於誠心理實可從本州切恐歲月久遠必致泯滅寂然闕白無疑申乞特賜敷奏俯從所請賜以廟額載在祀典血食一方少伸臣子報國之英魂永爲後人忠義之激勸臣謹錄進呈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七月二十三日三省同

奉聖旨依

二十六日辛丑金人自黃州渡江取路寇改攻洪州

金人在黃州岸下得小舟其數亦不多乃折民居紱縛爲筏以舟引之而行遂渡大江癸卯軍馬渡江盡絕取大冶縣捷路不入興國軍徑赴洪州是時劉光世駐軍於洪州先遣統制王德以兵巡綽瑞昌縣興國軍大冶縣德聞金人兵過飛報光世且持重無出兵光世遂止

京城留守程昌寓入京師

知蔡州程昌寓被命爲京城留守遂領兵入京師既到倉廩皆空隨行兵使食附行乾糧半月皆盡乃出城四外挑野菜而食

詔親征

郭仲荀爲浙東宣撫使軍越州傅崧卿爲浙東防遏使軍婺州

岳飛敗李成於長蘆九里岡

李成據滁州杜充命王瓌征討之瓌以本部兵駐長蘆鎮整飾行伍取瓦梁路趨滁州留輜重舟船在長蘆行之次日提點刑獄裴稟親來犒軍軍既行稟次於崇福禪院般錢絹堆貯滿屋瓌行之三日猶在瓦

梁不敢進賊遣輕騎五百渡茅塘取盤城路夜行徑犯長蘆質明到長蘆輜重軍人猶睡未起無一上岸者遂急斫斷纜開船而去賊遂入崇福禪院掠僧以行百姓百餘人方索金銀衣物忽聞鳴鑼聲賊皆退去僧行士軍被執者九人賊猶以馬捶催督被掠人速為策應飛渡宣化鎮聞有賊騎五百徑趨長蘆飛遂往長蘆至盤城質之村人所說與宣化一同飛遂進兵疾趨九里岡賊之綽路者知官軍由盤城趨長蘆恐遏歸路乃報長蘆賊兵鳴鑼促回至九里岡相遇飛擊之賊兵盡殪奪被執人發回長蘆有中刀者有中槍者數十人瓌不至滁州而回會充促還建康遂歸建康自長蘆往滁州有大路二瓌直行其一而不虞其他始賊至長蘆廩在崇福禪院急登舟而去賊既退錢絹盡為郡人攘取一空

十一月乙巳朔韓世清欲立趙令俊不克

韓世清屯於蘄州兵馬州具官員軍民狀差官五員詣行在舉請世清為蘄州兵馬鈐轄朝廷從之遂命世清為蘄州兵馬鈐轄蘄黃光州興國軍都巡檢使令五州應付錢糧劉文舜屯於舒州為淮西都巡檢

使知江州權邦彥令世清聽文舜節制世清不從聞
金人已自黃州渡江犯興國軍乃制黃衣請蘄州鈐
轄趙令俊即位以黃衣披之令俊跳叫不從褫其黃
衣世清之黨强之令俊叫不絕口知州甄采同州縣
官止之世清方稍止采出榜示衆曰今月日旦望拜
二聖因此官員思念二聖達在沙漠至泣下民方稍
安

知濠州孫逸以赴建康府稟議離任而去張宗望權知
州事

知濠州孫逸見防秋事急乃曰當以軍期事赴建康
府見杜相公稟議遂交印與路分都監張宗望令宗
望權知州事是時兵馬都監李擇之當代而代者李
玠到州逸與擇之偕行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三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三校勘記

某將齋栗有祈於師門師應作公庶無罪戾戾誤作疾宴興

拾其箭遣習水兵士潘明脫其字士字脫其字金人就坐欲誘降

欲誤作說不計其數脫其字乃云令晟以城降脫以字蔣

宣贊兵馬前來解圍脫兵馬二字過武昌縣

報復趙龍圖復字衍并連頤頰頤誤作眼衙前母宰母應作毋

并一行兵吏吏誤作使地名磨口一作樊口隨行兵吏吏誤作使

兵馬州具官員軍民狀兵馬下應有闕文

炎興下帙三十四

起建炎三年十一月乙巳朔盡二十三日丁卯

車駕幸明州

車駕欲往明州而神舟不能過堰上命衛士曳之俄有班直十數人出不遜語上命宰相呂頤浩冒雨着泥靴彈壓之且曰班直平日教閱何嘗有兩箭上貼今日之事誰爲國家死難者衆皆無言頤浩曰今虜改作金人侵陵國家兵勢不敵自當避之豈可不念國家之恩而欲沮衆班直理屈往往跳水而死

中書舍人李正民已酉航海記○舊校云此記見王明清揮麈三錄曰
建炎己酉秋七月車駕在金陵初一日下詔奉隆祐
太后六宮外泊六曹百司之南昌命簽書樞密院事
滕康資正殿學士劉珏同知洪州三省樞密院事治
有常程格去細務及從官郎吏皆分其半從行八月
十六日隆祐登舟百司辭於內東門閏八月一日丙
出御筆以固守建康或左趨鄂岳右駐吳越集百官
議於都堂羣臣皆以鄂岳道遠恐饋餉難繼又慮車
駕一動則江北羣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
有乃決吳越之行十三日制以呂頤浩爲左僕射杜
充爲右僕射繼又命杜充以江淮宣撫使留建康府
沿江諸將並聽節制十四日從官以下先行二十六
日車駕離建康府九月八日行在平江府十一日以
翰林學士張守簽書樞密院二十四日以簽書樞密
院周望爲江南荆湖宣撫使駐兵鄂州以控上流以
頤浩不可離行在乃改命焉十月二日從官以下先
發初五日車駕離平江府十三日行在越州入居府
廨百司分寓十月二十日知杭州康允之遣人押到
歸朝官某人云自壽陽來報金人數道併入已自采
石濟江以未得杜充周望奏報朝廷大駭集從官議

欲移蹕於江上親督諸將爲迎敵之計宰相侍從同
對於便坐或謂且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以行宰
相呂頤浩又自請行議未決退詣都堂午閒得周望
奏狀錄到杜充書虜改作敵騎至和州已召王璵移師
南渡杜充親督師詣采石防守朝廷稍安從官乃請
傅崧卿爲浙東防遏使令召募土豪以備衛信得江
州報胡改作金人破黃州由鄂州渡江向興國軍路已
關報洪州是日有中使自洪來云隆祐一行已於十
一月初八日起發住虔州矣二十二日從官又請對
慮胡改作敵騎不測馳突請以郭仲荀輕兵三千從車
駕至平江府倚周望韓世忠兵以爲援謂仲荀方自
杭來士卒老幼未至易作去計乃令張俊兵以次進
發既對上以張俊重兵不可留遂決議皆行退命直
學士院汪藻草詔曉諭軍民以迎敵之說乃以二十
三日先發兵三千車駕以二十五日起行既至錢清
堰宿頓是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又康允之奏人馬
已至建康府取路犯臨安府界遂倉卒回鑾二十六
日曉至越州城下從官對於河次上議趨四明呂頤

浩奏欲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以爲不可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盜寇耳於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多矣二十七日以御史中丞范宗尹參知政事是早車駕詣都堂撫諭將士移御舟過通泗堰不克二十八日晚出門兩作自是路中連雨泥淖吏卒老幼暴露不勝其苦命兩浙轉運使陳國瑞沿路排頓用炭一千二百斤豬肉六百斤以給衞士云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明居於府廨朝廷召集海舟甚急監察御史林之平自春中遣使詣福建召募海船至是相繼而至朝廷甚喜十一日親從班直百餘人因宰執早朝至行宮門外邀宰相問以欲乘海舟何往頤浩諭以利害乃退上命辛永宗勒兵盡捕諸班直囚之十三日誅爲首者十有餘人並降隸諸軍以侍御史趙鼎爲御史中丞十四日臺諫請對上諭以不得已之事又探報虜改作金人已入臨安府張俊引兵出戰不勝康允之走保赭山詔六曹百司官吏併以明越溫臺從便居住於是左右司御營使司參議官皆留十五日大雨羣臣欲朝至殿門有旨放免惟宰執入對既退車駕遂登舟止宰執從行十六日從官以次行吏部侍郎

鄭望之以疾辭不至詔給寬假給事中汪藻乞陸行以從十八日聞有使人至命范宗尹趙鼎復回明州以俟報既至乃前所遣報信使臣而已十九日車駕至昌國縣二十四日權戶部員外郎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二十五日早得越州李鄴奏云虜改作金人已在西興下寨別令人馬自諸暨趨嵊縣徑入明州乃議移舟之温台是日范宗尹趙鼎至行在二十六日啟行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僅行數十里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一日大風碇海中二日北風稍勁晚泊台州港口三日早至章安鎮駐舟知台州晁公爲與李承造皆來上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是日得餘姚把隘官陳彥報人馬至縣迎擊乃退又得韓世忠奏見在青龍鎮就糧欲俟敵人之歸爲邀擊計初命世忠駐兵鎮江控扼後聞胡改作金人自采石濟師上命追劃此字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軍於常州呂頤浩請以御筆召之上曰朕於世忠約必降合同乃來於是遣中使齎詔召世忠而世忠聞采石失守已離鎮江登海舟矣至是得奏上優詔答之四日象山縣報人馬至明州張俊出兵擊之五日從官請對於舟中戶部侍郎李迨自明州來言張俊爲

戰守備明州西城外居民爇之矣然其意亦欲來赴行在也晚得康允之奏繳到杜充書知在眞州與劉位聚兵爲邀擊事徐州趙立以師三千來援建康守陳邦光及戶部尚書李梲皆降於虜改作金六日張俊奏云二十九日正月初三日遇敵殺傷相當又得二十八日奏及差人齎到二級上命辛企宗以兵一千赴明州策應又出手詔付杜充趙立劉位激勵使戰以爲後圖皆親筆示宰執乃遣之而辛企宗不行七日周望奏常州有緋抹額賊衆犯外城知州事周杞守城以拒賊赤心隊劉晏出戰敗之又言知秀州程俱率官吏棄城保華亭縣又探建康人馬皆焚糧草收金銀稍稍渡江北去自稱李成人馬云八日張思政奏云張俊出兵擊逐虜改作敵騎思政與劉洪道李質分兵追躡九日張俊奏已自臺州陸行趨行在意恐金人小衄濟師而來力不能拒耳前此屢奏求海舟朝廷報以方聚集遣行欲其且留明州既得此奏甚以爲憂又慮李鄴已迎降虜改作金人以越爲巢穴其經營未已也十日郭仲荀責授汝州團練使廣州安置以擅離越州及妄支散錢帛又夜過行在不乞朝見等罪也十二日滕康遣使臣奏隆祐一行已至

虔州前此得信州報探云十七日已到吉州又云二十一日有人馬至吉州東岸知州楊淵棄城走朝廷深慮胡改作敵騎追躡然本謀南昌之行意謂虜改作金人未必侵犯雖離建康日得密詔令緩急取太后聖旨便宜以行後至平江議者乃云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可抵南昌朝廷始以爲憂遂命劉光世自淮南移軍於江州以爲南昌屏蔽既至而軍中月費十三萬緡知州事權邦彥以用度不足告於朝廷命洪州三省樞密院應副至十一月中權邦彥乃奏言得東平府故吏卒報其父已身亡遂解官持服朝廷

雖遽命起復而邦彥已離郡去及胡改作敵騎渡江光世乃言初謂蘄黃閒賊寇遣兵迎擊既知其爲金人胡改作敵騎以十四日到城遂回軍隆祐以初八日行下於是知州王子獻以下皆走胡改作敵騎又犯改作攻撫州執知州事王仲山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根括境內金銀走洪州送納虜怒其少云撫州四縣不及洪州一縣刪令根至此二十七字乃知信州陳機探報也十三日劉洪道奏金人再犯境上遣兵拒之及陳彥在餘姚屢獲首級稱李鄴並無關報文字然台州探報越州併放散把隘人兵及管待虜改作金人與之燕飲及命

父老僧道赴杭州知其必迎降矣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執胡人（改作敵騎）一名（改作人）至行在戮之知邵武軍張翟奏有光澤縣弓手同胡（改作金）人一騎至軍稱有大軍千餘人繼至已行斬首於是福建諸州皆震恐知福州林遹奏乞遣兵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乃命集英殿修撰程邁代之十五日胡（改作金）人再犯餘姚朝廷欲遣張公裕以海舟數千載兵直抵錢塘江下燒蕝胡（改作金）人所集舟船眾以公裕素不知兵慮海舟反爲胡（改作金）人所得皆以爲不可十六日雨雷發聲十七日劉洪道奏虜（改作金）人以十三日一更水

陸併進直至城下洪道與張思政皆引兵出天童山先是李質已擅趨台州朝廷方降三官今還四明已無及矣又聞南昌胡（改作敵）騎入潭州而洪撫建昌之閒稍稍引去建昌通判晁公邁申先因出城集民兵以軍事付訓練官承信郎蔡延世拒而不納十八日移舟離章安鎮始張俊既移軍朝廷議分遣其將領率兵援明州上不欲遣乃止時駐驆之地資俊彈壓蓋行在諸軍惟此皆精甲全裝稍齊整爾又批令劉洪道等皆退避其鋒然議者皆謂明州既失守則海道可虞而行在必不安也十九日晚雷雨又作二十

日泊青隩門二十一日泊温州港口二十二日余被旨奉使江湖問安隆祐宮自後不復記錄聞行在已渡温州矣

金人寇改攻作盧州淮西安撫使李會叛附於金人降賊王善以其衆降於金人

王善自圍陳州與張用曹成等分軍遂轉掠宿亳濠州竟無屯駐之地遂入盧州聞金人侵合肥乃屯於巢縣將起發向南而去善之母渡浮橋墜水溺死善悔悟欲散其衆衆不可於是請投拜於金人金人拘善於軍中遂給公據俾其衆歸鄉而前軍祝燮後軍鍾統制左軍李防禦右軍張淵各以其衆散去自此淮東淮西皆被王善餘黨之擾矣善麤悍匹夫本無馭衆之才亦無治軍之術徒以縱其徒黨任之侵擾故能乘天下之亂蟻聚烏合不啻一二十萬衆刼掠資財淫污婦女爲中原士庶之患其軍中行伍部隊略無紀律屢攻城邑皆不克捷聞金人至遂投拜

三日丁未德音○舊校云是詔汪藻撰

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繼丕圖即罹多故昧綏懷之遠略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遷茲

緣儀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於道路飢疲
蒙犯於風霜徒從或苦於驛騷程頓不無於煩費所
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倣治古之時巡卽奧區而安
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刦
之災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宿宵而軫慮如冰炭之交
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之警戒專克己以
焦勞欲睦隣休戰則卑辭厚禮以請和欲省費卹民
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自銷於氛祲殆將無愛於
髮膚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於屢興餽餉日滋而
征斂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

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寇攘改作風塵之息首圖蠲
省之宜況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陵夷之禍亟雖
朕意日求於民瘼而人情終壅於上聞主威非特於
萬鈞堂陛自遙於千里既眞僞有難憑之患則邇遐
銜無告之寃已敕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亦令在位
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靡拘微
隱所期爾衆咸體朕懷尙慮四民興失職之嗟百姓
有奪時之怨科需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犴獄煩滋
邦法有稽於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
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

於交侵惟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濟中興

金人寇改作攻和州知軍州事李儔叛附於金人○舊校云時通判唐璟死之

李儔以和州投拜金人執儔於軍中計置渡采石江六日庚戌知太平州郭偉敗金人於采石再戰又敗之辛亥壬子日又戰又敗之

金人攻采石渡知太平郭偉親率官軍將佐極力捍禦三日五戰皆捷金人退攻慈湖福山偉又與戰敗之金人乃趨馬家渡後上自温州來到越州思采石把江官兵推賞有差有官人各與轉兩官

隆祐皇太后及六宮出洪州耿信反扈衛軍潰

太后出洪州舟人耿信反楊惟忠全軍自潰其將司全胡文馬友楊皋趙萬王璉柴卞傅選張擬九軍盡反刦奪宗廟六宮府庫一夕而盡

韓世清敗劉忠於蘄州得僞柔福帝姬

劉忠初聚兵於京東號花面獸其衆皆戴白氊笠又號白氊笠劉忠勇銳善戰金人既退京東忠乃侵淮西犯蘄州韓世清屯蘄州出兵與忠戰大破之其衆死亡者甚多乃漸入湖南世清奪得一婦人自稱是

柔福帝姬小名環環行第二十一小王娘子之女也
或報世清世清疑之乃請知州甄采同通判鈐轄具
官裳立於庭坐柔福帝姬於堂上隔簾問之遂具說
被虜及得脫之因具言被劉忠虜在軍中初遭劉忠
無禮又被劉忠嫁與一押火及言昔時閤中官員姓
名稍詳世清等信之遂改館焉斬州具其事奏聞之
知楚州趙立敗金人於淮陰領兵入楚州
朝廷聞金人將謀入寇改作深入乃召諸路以兵勤王保
衛王室趙立方欲知徐州以徐州城孤且乏糧不可
守乃率將兵禁兵及民兵約三萬趨行在是時知楚

州劉誨被召命赴行在杜充以楚州缺知州且聞立
率兵自徐來即劄付立俾知楚州使人迎立授之立
至臨淮縣被充之命兼程至龜山金人聞立棄徐州
而新知楚州以甲兵於淮陰邀截之立麾下皆謂金
人方扼於淮陰而楚州不可往不如退還徐州立忿
怒嚼其齒曰正要與金人相殺何謂金人扼路而楚
州不可往乃令諸軍曰回顧者斬於是率將先登至
淮陰與金人遇大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遂得以數
千人入城而後軍孟成張廣皆以其所部渡河北去
方其鏖戰也士卒有失仗者拔砌街甎相擊嶽廟前

甎街三里許皆爲所拔立口中箭貫其兩頰帶箭入城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憩歇方定拔其箭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慘戰者

十三日丁巳杜充焚眞州長蘆崇福禪院

金人已犯和州杜充命清野淮南添差建康府通判劉漢之獻議長蘆崇福院有屋二千間金人得之可以繫筏而渡當焚之充命統制伏之彥往焚燒長蘆崇福院有屋二千間金人得之可以數舟載三百人自東陽口瀝流而上至楊家洲有沿江巡檢王眞下寨又有長蘆崇福禪院僧行數百人居民亦數百人雜居諸渚間眞使人邀舟盤問其軍之彥對以准留守司檄備奉聖旨差諸統制伏之彥往焚燒長蘆崇福院僧行聞之已仰天號哭百姓亦哭之彥遂率眞併土軍同行至長蘆鎭住持僧道林與知事迎接入院之彥具說燒焚之意道林曰物之興廢皆有其時成也毀也吾何容心哉乃對佛燒香之彥取檄就佛前宣揚僧行軍民皆哭之彥亦哭道林與之彥少坐之彥遣其眾取蘆柴於緊要下積堆凡二十四處道林亦遣僧行取庫錢三千餘緡投

入井中又取金銀匣去之彦取責沿江巡檢司焚燒之委文狀具令申刻取火又徐徐至酉刻促放火二十四處火皆齊發昏黑時火焰亘天夜漏方半屋無大小已平榻矣是時驚移老小乘火而行翌日寺基惟灰埃中有釘頭而已

劉位知濠州

知濠州孫逸赴建康稟議也杜充以濠州不可闕知州遂檄節制軍馬劉位俾知濠州位泗州招信人居於碑鎮素豪強爲鄰里所推且宗族稍盛擾擾之際聚鄉民保守橫山分鄉民爲軍使諸弟姪各統之是時西北衣冠與百姓奔赴東南者絡繹道路至有數十里或百餘里無煙舍者州縣無官司比比皆是盜賊艱辛之狀萬緒千般及入泗州境則聞招信劉家聚兵甚眾故流移之人渡江入招信投橫山爲樂國而士大夫往往具刺敬謁於位賓客既多位見客亦有時每頤指其館穀之所於是狼狽而來者得以暫安而位亦漸漸尊崇矣所以招信劉家之名播於遠邇者蓋自流移士民唱之也杜充在建康以位爲節制軍馬至是令位知濠州軍州事

陳邦光知建康府

知建康府胡舜陟以金人勢逼乃求爲浙西宣撫司參議官朝廷從之遂命陳邦光知建康府舜陟發建康之六月金人犯建康境是時韓世忠在鎮江府或執舜陟解送世忠者世忠責舜陟不合棄建康而走縛於海船之桅檣旣而聞知改差浙江宣撫司參議乃放行

金人陷臨江軍

二十一日乙丑金人自馬家渡渡江統制陳淬被殺先是金人計置采石欲渡江爲郭偉所拒遂趨馬家渡統制陳淬及金人戰於江上敗績淬被殺金人遂濟渡南岸無兵金人舟不多但無人迎敵致使渡長江如蹈平地唯水軍統制邵青以一舟載十八人當金人於江中稍工張青者中十七矢遂退於竹篠渡遣史曰杜充聚諸軍在建康而沿江皆無備金人已渡乃命諸軍迎敵都統制王璮素驕奢不恤軍士惟衙隊以旌旗簇擁夸其榮貴身爲大將無亡矢遺鏃之用率本軍先遁先是輔達在東陽被檄策應璮與達相遇於途中曰已失渡口遂以兵皆南奔自徽州入福建劉晏走毘陵韓世忠在鎮江以胡改作敵騎驍勇其鋒不可當乃率步卒航海以伺其隙

二十三日丁卯杜充棄建康府渡江北走軍潰
杜充在建康治兵專以殘殺爲政斬人無虛日充聞
金人已渡江諸軍潰散欲乘船出奔方開水門士庶
舟船爭門擁隘不能出充使人諭之曰相公欲迎敵
金人耳衆皆呼曰我亦去迎敵充不能行而止自是
市井閒喧騰言杜充相公杜斬了多少人及其驚急
御欲先棄城走充聞之莫敢誰何乃命諸軍各人犒
賞銀十兩絹十匹令諸軍皆往蔣山下寨是夜軍中
不整人多夜呼質明皆潰散到東陽諸軍爭入互相
殺移時方定充渡江遁走宿州王進王冠猶以本部

兵隨行至眞州駐於天慶觀進冠不相協遂分爲二
充以軍不協回惶未有所向知眞州向子忞勸充由
通泰入浙欲與之偕行充意在歸北故不從子忞知
其意遂乘舟棄眞州而去充檄冠知眞州自爲出陸
計聲言往招信縣山寨合劉位人馬來殺金人乃出
西門行至天長軍而去
金人寇攻改作六安軍知軍事邊某叛降於金人
金人周太師已據壽春府乃命兵侵六安軍丁卯寇
攻改作城下知軍邊某迎降金人以趙團練者率北軍
三百人屯城下不殺掠

金人寇改作攻吉州知軍州事楊淵棄城走

楊淵聞金人犯境即棄城去金人駐於城下不入城不甚虜掠刪此四字

金人寇改作攻袁州知軍州事王仲嶷叛附於金人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四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四校勘記

洎六曹百司皆之南昌脫皆字　治有常程格去細務及從官郎吏一作治常程有格法細務及從官郎吏　留守建康府脫守字

已於十一月初八日起發往虔州矣往誤作住　上諭以不得已之意意誤作事　幷於明越溫台從便居住於誤作以台誤作臺

李迨自明越州來越字衍　凡八日回延世拒而不納脫凡八六字　勸民者當以至誠勸誤作動　乃用迎長之節迎長應作弛張　思采石把隘官兵隘誤作江　蘄州具其事奏聞之之字衍　憩歇稍定方拔其箭誤作憩歇方定拔其箭　遂退於竹篠港港誤作渡　瓊正與逵相遇於途中脫正字

炎興下帙三十五

起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丁卯盡十二月二

十五日巳亥

隆祐皇太后自吉州進幸虔州○舊校云朝野雜記高宗自金陵將幸浙西避狄請隆祐皇太后奉祖宗神主往南昌六宮百司皆從時庶事草創六宮暨先朝舊人通不滿四百人後虜薄南昌衛尉皆潰太后倉卒南去后與賢妃皆村夫打轎而馳六宮死亡散失者甚眾○虜改作敵騎

隆祐皇太后離吉州至生米市有人見金人已到市中者乃解維夜行質明至太和縣又進至萬安縣兵衛不滿百人滕康劉珏楊惟忠皆竄山谷中惟有中

官何漸使臣王公濟快行張明而已金人追至太和縣太后乃自萬安縣至阜口捨舟而陸遂幸虔州

金人寇改作攻撫州知軍州事王仲山叛降於金人遣史曰王仲山字衡甫與仲嶷爲兄弟仲嶷字峯甫仲嶷以袁州降仲山又降兄弟典二郡相望皆不能全其節後綦崇禮行其責詞曰昔唐天寶之亂河北列郡並陷獨常山平原能爲國守者蓋杲卿眞卿二顏在焉爾等頃以家聲屢塵仕板未爲虜失寢預使令爲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死猶有說臨川先降宜春繼屈魯衛之政若循一途雖爾無恥不愧當

時之公議顧亦何施面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仲山琪之父也有壻曰秦檜

二十九日癸酉江東安撫使陳邦光叛附於金人通判建康府事楊邦義死之

金人自渡江數日軍馬皆集遂鼓行逼建康府城下望之旌旗器仗蔽郊滿野鐵騎往來如雲陳邦光卽具附降之狀使人迎於十里亭投之兀朮改作烏珠喜曰金陵不煩吾攻擊大事成矣邦光率府縣官自出南門詣兀朮改作烏珠投拜兀朮改作烏珠受之通判楊邦義不拜兀朮問

之邦義曰我大宋之臣也食君之祿受君之衣豈忍背其主而事番狗也兀朮猶欲降之使譯者許以高官邦義大罵不絕口竟不肯屈（删兀朮至此四十七字）兀朮改作烏珠命拘至帳下殺之邦義字希稷吉州廬陵縣人後葉夢得知建康府爲請於朝立廟於南門之外以褒忠爲額邦光方出城投拜也城中民攜老幼爭出東門取蔣山路而去金人馳騎往蔣山遮其路驅居人復回城中金人遂據其城

金人寇改作攻建昌府權知軍事蔡延世禦退之

蔡延世建昌人也應武舉得承信郎閤門祗候軍無守臣眾推延世權知軍事金人犯改作陷洪撫州遣十人持檄至建昌軍延世令入城皆殺之至是金人以兵至城下問十人所在延世示之以首級金人怒攻城爲延世所敗由是不攻而去故建昌獨全後宰相薦上殿改通直郎賜緋魚袋

邵青聚眾於建康江中

金人渡江建康失利邵青退於竹篠港欲聚眾凡建康府舟船至者皆攔之漸下眞州有宋全（舊校云一本作宋）者建康水軍將官也水軍統制郭吉潰散不知所在全已在眞州攔船青攻全全不勝其餘眾復入建

康壽盜奪其舟遂有舟大小僅百隻往來於江中舟
人漸聚眾亦數萬得京西路安撫司參議官魏曦者
偶儻之士也西京安撫司辟爲參議朝廷以白衣借
補閤門宣贊舍人在建康未行會聞金人渡江爲青
所得用爲參議遂以其眾往蕪湖
權知濠州張宗望叛降於金人
先是杜充檄劉位知濠州也張宗望遣進士秦絳趙
之傑等往招信致書備禮請位位未至其字删此金人
周太師自壽春府傳檄到州宗望與州縣官議其所
以眾謂孤城難守劉位未至不若從權受金人之命
保全家屬宗望然之乃與州縣官列銜具降附之狀
遣官吏僧道往壽春府投拜周太師即以孫興來知
濠州滕郎中爲兵馬都監以副之迪功郎陳浩然爲
通判率北軍五百人入城與與滕郎中皆燕人浩然
者王臣也初以進士登第爲壽春府幕官金人據壽
春故浩然受金人之命興等既入城惟改建炎三年
爲天會之號其餘一遵舊法無所變革北軍與濠民
雜居於閭巷閒秋毫不相侵擾興惟務撫卹由是居
民稍稍安處

杜充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制曰門下運籌而決千里之勝茲有賴於宗臣失律而致三軍之凶顧可居於宰職眷吾次輔嘗領中權既貽疆埸之憂宜解機衡之任具官某早緣人望驟履政塗謂其惇大而有謀可以艱難而立事故擢持於國秉仍專付於戎師總諸將萬夫之屯當長江一面之寄所期李勣爲我長城甯使周公至於破斧逮敵人之臨境率我眾以交鋒惟勝負者兵家之常當死生爲天下之計乃因奔北惟事退藏至大棄於其師將焉用於彼相會邊虞之稍息閭物論之交興已咈民瞻難逃策免念備股肱之久姑存體貌之餘止罷要權猶從優數賦殊庭之厚祿加秘殿之隆名於戲泰階平而風雨時始共期於康濟采薇廢而征伐缺今良負於倚毗尚冀桑榆之收復全龜玉之毀勉圖偉績用對殊休以棄建康府遁還軍潰故有是命

十二月七日辛巳金人陷廣德軍

兀朮改作烏珠既得建康府區處已定乃率眾焚溧水建平路趨杭州一路居民但知潰散之亂軍（删此字）兵不虞是金人（下添軍字）故聚集居民及鄉兵若將捍禦者金人以爲拒戰所以溧水建平皆焚燒殺戮而去將近廣德軍知軍周烈亦未知是金人謂爲潰兵遣人以

好語迎之許其犒軍且約其不擾金人許之故烈無
虞心俄頃金人傳箭至招其投拜烈大驚索馬而奔
金人追至二十里被執至杭州殺之金人陷廣德軍
焚燒罄盡安吉縣相去八十里猶未知報
八日戊午金人陷安吉縣
知安吉縣曾綽聚鄉兵在石郭把隘金人犯改作逼石
郭寨發數矢或視之曰沙柳木幹鑿子頭眞番人二字
改作敵箭非潰兵也鄉兵皆棄竹槍紙甲而奔金人入
縣縱火悉爲灰埃唯常樂寺有屋數間火所不及
九日癸未知餘杭縣事會悳叛附金人

金人自安吉縣進兵過獨松林嶺嘆曰南朝可謂無
人倘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渡哉知餘杭縣曾
悳探得其實知是金人乃與縣丞徐聿成率僧道官
吏焚香花迎拜投降金人差押人毛毛可改作穆昆問知
縣安否委孛堇改作只勒二員同治縣事不焚燒不殺戮
出榜於路戒約兵馬不得騷擾縣尉楊汝爲在徑山
能仁寺縣差弓手節級及保正齎牒招汝爲汝爲斬
之請監事爲統領聚强壯拒金人住持僧梵仁從之
於是臨安縣官吏亦叛附於金人
十日甲申金人寇改作攻杭州浙江安撫司康允之棄杭

州○舊校云時錢塘縣令朱躍死之

金人寇改作攻杭州杭州猶未知是金人安撫康允之遣東南第三將劉某出城迎敵於湖州市得二級以歸耳上皆戴環子刪耳上至此六字允之見曰此金人也遂棄城遁去

十二日丙戌扈衛班直劉浩士語不遜欲殺宰相呂頤浩中軍統制辛永宗彈壓定遂取首亂者數人誅之

十七日辛卯杭州軍民亂殺權知州劉誨金人陷杭州劉誨知楚州被召赴行在挈家到杭州時上已幸浙

東適會金人自安吉縣餘杭路入寇安撫使康允之棄城走軍民共推誨爲知州先是金人在和州李傳者杭州人也與誨有舊金人令傳入城諭誨使降傳已剪髮左衽改作易金人服矣誨傳相見執手而言欲歔不能正視軍民謂誨有投拜之意王八差首唱之軍民遂亂誨全家皆死初聞亂誨大呼曰李傳是本州人爲和州知州爲金人所執剃頭改作易服而來非金人也亂不可止遂被害是日晚城陷明日贍誨直龍圖閣制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樂生哀死人之情也聖人之治順人情而已劉誨山陽之

守臣錢唐之寓公也紛然圍城之中推以爲守而奉
承之非深知其賢爲可恃也指以爲叛而勦絶之非
深知其罪爲可誅也事窮勢廹人人自危橫議之發
初無根柢卒使身塗草野屍混卒伍是亦不幸焉爾
錫以寵名官其遺息姑以致哀死之義而已尚其不
昧知享此哉

十九日癸巳車駕幸定海縣

上以明州不可居乃決幸海道把隘張公裕進海船
二十隻內以興化軍田經船作御舟餘并作御前使
用百司禁衞并明州備船禁衞有千餘人隨行是日
幸定海縣留張俊明州扞虜改作敵上賜親劄其略曰
惟卿忠勇事朕累年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非朕則
前功俱廢卿宜戮力共扞賊改作敵兵一戰成功當封
王爵

二十日甲午車駕幸昌國縣

金人寇改作攻越州浙東安撫司李鄴附於金人浙東
宣撫司郭仲荀棄越州走

金人犯改作攻越州郭仲荀以宣撫使職事不戰而奔
其兵將多潰去爲盜知州李鄴以越州叛降於金人

二十一日丙申金人屠洪州

金人在洪州取索金銀寶貨百工技藝皆盡是日大肆屠戮焚掠殆盡刪大肆至此八字改作復屠之

潰軍成阜侵婺州防遏使傅崧卿出城說而降之

成阜寇婺州州學教授周邦者請率兵擊賊知州沈誨從之邦率兵數百出城大敗而還誨欲斬邦州官勸止之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屯婺州阜來攻城崧卿出城單馬見阜示以至誠說以忠義之節阜等數千皆來降傅崧卿何槩榜第進士上駐蹕揚州爲中書門下省校正諸防公事行在明州以崧卿爲浙東防遏使取將必用儒術以侯廷慶爲前軍統制步汝霖爲後軍統制親統中軍皆有紀律云

二十五日己亥張俊敗金人於明州

金人犯改作逼明州張俊欲遣人硬探無敢應者有軍兵任存請行俊壯之曰汝果能得其實當與汝官存拜謝而行不旋踵以手提二級而還具得金人之虛實俊大喜遂決用兵之計亦會隱士劉相如勸俊戰乃令統制劉寶與戰不勝再命王進党用邱橫迎敵用與橫皆被傷楊沂中田師忠再戰又不勝李寶繼進苦戰李直率諸班直以舟師來助劉洪道又率兵射其旁金人乃敗而稍退去俊戒將士毋驕毋惰且

虜改作敵人侵軼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其謂我不能軍有輕我之心今一旦失利彼將奮怒必再來乃清野高橋閉關自守奏任存之功特授承節郎王進者延安人少爲軍卒是役也身先士卒獨立奇功驟加正使賜金帶俊拔用爲將

李成侵淮西

李成破滁州瑯琊山寨漸欲趨江上止全椒縣遇金人在烏江馬家渡成避之復回滁州住三日屯於大寨嶺至是知金人渡江已盡乃率眾往淮西

張俊遣人來奏明州之捷

上在昌國縣捷報至百官皆賀內侍陳顧言不賀曰上幸海道何賀之有

隆祐皇太后命楊琪軍臨江軍張中彥軍吉州

梁斌張進叛降於金人

梁斌爲選鋒正將張進爲副將上在越州差斌進以本部兵駐於諸暨縣及李鄴以越州投拜金人遣招斌等斌與進皆欲投拜其眾多不從事漸彰露斌與進心不安率腹心五六十人詣州投拜其眾果不至據山自保上在溫州張俊遣人招其眾皆往溫州俊依舊留麾下

邵青破周虎於蕪湖縣
李成之黨有周虎者據蕪湖縣邵青以舟船至蕪湖縣乃遣人與戰一日七敗參議魏曦以小舟觀戰江中既而告青曰吾知所以敗亦知所以勝矣彼以紅布輢纏與我之號一同故與戰則不能分彼我所以必敗宜易其號則勝矣青然之乃令其眾皆作鑽風角子各銜墨而行遇戰則去其紅巾唯見鑽風角子又用墨抹搶於眼下如伶人雜劇之戲者又口吹叫子一戰勝周虎於蕪湖青遂駐於蕪湖戚方殺後軍統制扈成於金壇

初建康軍潰於蔣山也統制劉經扈成岳飛皆入茅山經屯上觀成屯中觀飛屯下觀皆從（刪此二字）虜掠爲資（刪此二字）飛與經成議移軍入廣德軍鍾村經與成皆許之岳飛與經引兵先行飛等既行成按軍在路下擺撥不動飛與經軍馬已行盡成乃往金壇縣與其將李璋等議入鎮江會李滑槌之軍將士從之成留老小在金壇以其眾往鎮江李滑槌閉門不納而出銀帛犒成軍軍復同至丹陽得報戚方刼金壇寨盡虜老小而去成大怒有吞啗戚方之意急趨金壇有統領官谷俊者背成投方告其事方勒兵馬

爲備又中夜鄉導二人迷路質明始悟成益怒斬鄉導二人成使尅擇日簽之曰緩則吉成曰事已如此何可稍緩又命斬之命尋路而回中途與方隔水相遇方下馬拜成成亦下馬答拜成曰樊軍老小在金壇何故見侵方曰死罪死罪戚方安敢作此乃其下小人有相累者成曰然願得軍中老小見還如何方謝曰既蒙寬恕謹當盡以老小交付不敢稍有侵損約日交還已定方先期令人於橋下掘大坑伏精銳數十人期日盡刷老小鱗次而行若將交還者成以車馬迎之方隔水言曰戚方今日盡將老小交還統制何用軍馬豈非欲見陵侵乎成曰不然遂約其軍馬皆退而成與方各進馬方稍緩其行成先至橋側伏兵出遂殺成成既死方乃進兵其軍散走方盡取成父母妻子皆殺之於是統領麗榮收成餘眾往宜興縣投水軍統制郭吉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五終

未聞虧失　聞誤作爲　無屋宇皆空闕無字衍　即具降附之狀降附誤作附降　城中民亂老幼爭出東門亂誤作携　乃率眾由溧水建平路由誤作焚　知軍事周烈脫事字　過獨松林嶺林字衍　金人差押軍軍誤作人　金人寇越州浙東宣撫使郭仲荀棄城走知州李鄴叛降於金人誤作浙東安撫司李鄴附於金人浙東宣撫司郭仲荀棄越州走按此應提行作平行誤　各附墨而行附誤作衙　兵下添皆字皆誤作者　潰軍成皋皋誤作阜下同